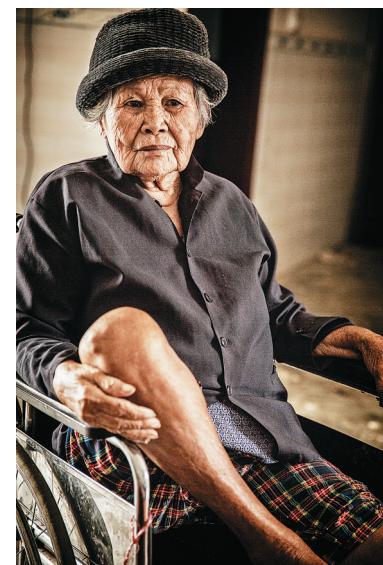




符美菊,1929年生,澄迈中兴镇土龙村人,现已双腿瘫痪,靠家人推着轮椅移动,但老人有着积极乐观的心态。



王志凤,1928年生,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人。耳聋。

## 她 们

◀上接B02版

### 人言可畏

每个老人心里都有这么一把刀,“我们是来探望老人的,再追着问,我们就结束吧”,惠明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钟惠明,制止了同行的一家媒体的记者向老人们追问过去,“你们不要让她听见了,这是她们的伤心事”,“我们有志愿者了解情况,你们问陈厚志吧”。

钟惠明是特地从香港飞来,探望这些老奶奶的。他称这些老人为“老奶奶”,他告诉记者,“没有什么理由,碰见了,有能力就管了”。事实上,钟惠明和他的团队坚持做这件事,已经有十多年了,每年至少来海南探望她们一次,除了海南,他们还去山西。他们关心老人的身体状况,每年会带

基金会的志愿者易都是位摄影家,以拍摄人物出名,“如果填充起来,年轻时,一定是个美人”,回程时,易都忍不住感慨。“就是因为长得漂亮,她们才会被日本人抓去,有些是被汉奸出卖献给日本人邀功”,志愿者陈厚志补充道。

这些当年如花似玉的“慰安妇”,现在已是身患残疾、满脸风霜的老阿婆了,平均年龄在90岁左右,长期生活在偏僻山区,常年被头痛、腰痛、腹痛、肢体残疾等病魔缠绕,生活艰难。虽然悲剧已经过去70多年,但在她们身上留下了很多创伤,好几位老人都瘫痪在床,生活无法自理,病痛时时折磨着她们。

其中一位老人60多岁的儿子告诉记者,他记得小时候,他妈妈的口头禅是,“你再不听话,就让日本鬼子把你抓了”。

的老人,勇敢之举的背后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。更多的老人则是默默忍受着不可说的伤痛,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曾经是“慰安妇”,害怕伤害到现在的家庭。

陈亚扁老人是勇敢的,作为海南最早起诉日本政府的“慰安妇”之一,她曾三次赴日本出庭,控诉当年日军的罪行。

这位勇敢的老人,今年90岁,家在陵水县祖村村委会祖孝村,现居当地养老院。被抓的时候,还不满15岁,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非人的折磨长达四年之久。在这四年里,每天晚上,她都要遭受日本官兵的轮奸,有时两三个,多时有四五个不等,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毒打,不管她怎样痛苦地哀求和拼命挣扎,他们都不理睬,直到昏死过去才罢休。

除正规慰安所外,日军当年还在据点、炮楼里和流动军营里建立临时慰安所,里面的“慰安妇”几乎都是海南本地妇女。她们不仅是日军的性奴隶,还是日军的劳工,被迫做苦力。

日军占领保亭南林峒后,开始修建三亚到南林峒的公路,据了解,已经去世的老人谭玉莲,就是第一批被征集的劳工。当劳工的第二天,她就被日军强奸,随后她与另外三名女性成为日军的慰安妇,白天晒盐、煮酒,还要为日军洗衣服、打扫卫生。晚上则随叫随到,稍有不从便会遭到毒打,被日军奴役直到抗战结束……

解放后,村里人都知道她们做过“慰安妇”,没有人愿意娶她们,甚至,还有人在她们背后指指点点,背地里称她们“日本娘”。

1957年12月,32岁的陈亚扁嫁给了同村的一位鳏夫,然而婚后不到一年,丈夫便去世了。三年后,陈亚扁再次嫁人,因曾饱受日军摧残,患了严重的妇科病,她先后9次怀孕,其中8次或流产或死产,到40岁时才生了一个女儿。

现在,老人们大多浑身是病,头、颈、腰、腿等多个部位伤患疼痛,几乎每个人都有风湿病,有些已不能行走。对她们而言,日本鬼子是魔鬼般的存在,日军的暴行仍历历在目,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至今生活在70多年前耻辱的阴影中,心灵备受煎熬。

### 无言抗争

96岁的郑亚洪,现已瘫痪,不能行走,每天靠孙子把她抱到屋檐下休息。她是陈亚扁的同村,现居陵水县祖村村委会祖孝村。她是陈厚志整理陈亚扁的口述时发现的,原来郑亚洪也曾是“慰安妇”。



李美金,1920年生,澄迈中兴镇土龙村人。热情乐观的老人,在家门口一直以笑容迎接我们。

着老人做全面检查,出钱给她们看病,支持她们对日诉讼。

这一次,他们给每个老人发了3000元的红包,并送给每个老人一条丝巾。钟惠明亲自给每个老人系上丝巾,丝巾的颜色绚丽,这个时候,老人们满是皱纹的脸会笑成一朵花。“她们跟我母亲的年龄差不多”,钟惠明告诉记者,“慰安妇”的慈善项目每年要花费20万,即便如此,还是留不住这些老人,她们每年都在消失。

海南的受害老人中,有很多黎族、苗族的女性,她们本是家里的宝贝女儿,如果没有遭受这些,她们应该会有一个幸福、美满的家庭,会有一个疼爱她们的丈夫,会子孙满堂。可惜她们生在了乱世,又偏偏天生丽质,出众的外貌带给她们无尽的痛苦。

“她们的脸型、轮廓都很美。”惠明慈善

### 控诉罪行

每一个敢于站出来揭露当年日军暴行



林爱兰,1926年生,现住临高南宝镇敬老院。她向我们展示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。

也许是日子太苦了,看到我们一行人,老人的情绪特别激动,抱着来看望她的钟明先生痛哭不已。老人只是大哭,并没有说什么,熟悉情况的志愿者陈厚志介绍道,老人的儿子已经不在了,白发人送黑发人,孙子尚小,全靠儿媳一人支撑起整个家。

记者此时想上厕所,同行的志愿者告诉记者,他刚刚找过,附近没有厕所。

老人家没有厕所,老人卧室的居住环境,更是难以想象的简陋,与其说是卧室,不如说是卧“棚”,一间低矮、狭窄的茅棚。屋里放着一个梳妆台,陈厚志告诉记者,这是之前的爱心人士赠送给老人的。

没有生育能力,疾病缠身,这对女人来说,尤其农村的女人,没有后代,没有劳动力,就等于没有一切。

生活,甚至活下去本身,都很艰难。

虽然难,但她们没有放弃,70多年前,她们都挺了过来,现在更要好好地生活。我们在敬老院看到陈亚扁老人的时候,她向我们挥手问好,她拉着记者的手,放在嘴边,吻了一下,让记者坐在她身边。

她一直拉着记者的手,看着我们,眼睛里似乎有千言万语,但却什么也没有说,只是用手握住记者的手,时不时的摩挲记者的手背。同行的摄影师看见这一刻,纷纷举起相机拍照。

那一刻,时间似乎静止了,唯独感觉到一只骨瘦如柴却又苍劲有力的手。同